



复旦中文学术前沿工作坊系列

朱立元 主编

身体美学与
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研究



中西書局



复旦中文学术前沿工作坊系列

朱立元 主编

身体美学与
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研究



中西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身体美学与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研究/朱立元主编. —
上海: 中西书局, 2015.6
ISBN 978-7-5475-0852-7

I. ①身… II. ①朱… III. ①人体美—研究②审美文化—研究—中国 IV. ①B834.3②B83-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08834号

身体美学与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研究

朱立元 主编

责任编辑 邓益明

装帧设计 梁业礼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中西书局 (www.zxpress.com.cn)

地址 上海市打浦路443号荣科大厦17F (200023)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 × 1000毫米 1/16

印张 12.5

版次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75-0852-7/B · 053

定价 40.00元

目 录

导论..... 朱立元 1

域外视野

身体风格[美]理查德·舒斯特曼著 宋艳霞译 程相占校 26

审美经验:从分析到情色[美]理查德·舒斯特曼著 张宝贵译 48

Photography as Performative Process..... Richard Shusterman 63

*Aesthetics Transactions: Pragmatism, Somaesthetics,
and Contemporary Art*..... Richard Shusterman 90

*A Cross-cultural Reflection on Shusterman's Suggestion of
the "Transactional" Body*..... Eva Kit Wah Man 108

*On the Somaesthetic Culture in Japan Focusing on Pleasures and the
Care of the Self from Confucian Text in Edo Era by Ekiken KAIBARA*
..... AOKI Takao 青木孝夫 122

本土对话

身体美学·康德美学·新实用主义——对相关问题的商讨与交流
..... [美]理查德·舒斯特曼 朱立元 张宝贵 128

极端身体的表征与视觉政治 周 宪 142

论身体美学的三个层面 程相占 156

感性生存视野中的“身体美学”反思 廖述务 167

走向一种新实用主义美学? 陆 扬 182

导 论

朱立元

理查德·舒斯特曼 (Richard Shusterman) 是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美学的领军人物, 他提出的身体美学 (Somaesthetics) 成为学术界探讨的热点话题。随着国内学者的翻译、介绍、研究和评论, 身体美学逐渐得到我国学界的广泛关注, 自 2004 年以来出现了长达十年的“身体美学热”。身体美学的译介研究主要呈现出如下特点: 其一, 译者学者化, 译著质量高且具有较强的连贯性; 其二, 研究身体美学的论文越来越多, 且已有研究专著问世; 其三, 相关学术讲座也在增多, 受众面逐渐拓宽; 其四, 学术争鸣多元化, 意见交锋此起彼伏, 其中也包括国内学者与舒斯特曼的多次对话和讨论。

在译介方面, 彭锋先后翻译了舒斯特曼的三部著作: 《实用主义美学——生活之美, 艺术之思》(商务印书馆, 2002 年)、《哲学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和《生活即审美——审美经验和生活艺术》(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展现出舒斯特曼思想转变的脉络, 勾勒出了身体美学的源起、萌生和发展。程相占翻译的《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商务印书馆, 2011 年), 从福柯、梅洛-庞蒂、西蒙·波伏瓦、维特根斯坦、威廉·詹姆斯和约翰·杜威等哲人处, 寻求身体美学的思想来源和理论支撑。李鲁宁翻译的《表面与深度: 批评与文化的辩证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运用实用主义和分析哲学的方法来探讨艺术的欣赏方式, 将艺术界定为“艺术即戏剧化”(art as Dramatization)。彭锋、程相占和李鲁宁三位译者均是大学学者, 在舒斯特曼的著作翻译方面展现出扎实的功力。

在学术研究著作方面, 毛崇杰于 2009 年出版的《实用主义的三副面孔——

杜威、罗蒂和舒斯特曼的哲学、美学与文化政治学》一书,较早地对舒斯特曼的哲学美学思想进行了评述,并独辟篇章谈了“身体美学与人的解放”,获得了舒斯特曼本人的肯定。廖述务于2011年出版的《身体美学与消费语境》,将身体美学置于大众文化的视阈中,探讨其与消费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刘德林于2012年出版的《舒斯特曼新实用主义美学研究》,较为全面地介绍了舒斯特曼的新实用主义美学理论,末章从文化语境及哲学基础、基本内容及其批评、理论进展等多个层面,对身体美学进行了较为详致的论述。

在有关身体美学的讲学方面,舒斯特曼在美国佛罗里达亚特兰大大学招收中国访学学生,与之探讨哲学美学思想,刘德林博士便是访学者之一。舒斯特曼本人多次来中国进行讲学,其中有四次影响较大:2008年6月4日至21日,舒斯特曼在山东大学开设系列讲座《身体美学与美学的限度》、《身体意识:东方与西方》、《身体美学与美学的再生》和《自我知识及其缺陷:从苏格拉底到身体美学》等;2013年6月11日至14日,舒斯特曼先后在扬州和南京开展了《作为戏剧化的艺术》和《身体风格》两场讲座,推动身体美学的学术对话与交流;2014年4月16日至18日,舒斯特曼在复旦大学开设了光华人文基金系列讲座《作为表演过程的摄影》、《身体风格》和《舒斯特曼教授与哲学的相遇》;2014年4月25日,舒斯特曼在中国人民大学进行了《实用主义与身体美学》(Pragmatist Aesthetics and Somaesthetics)的演讲。同时,舒斯特曼曾多次与中国学者对话、交流,探讨实用主义美学和身体美学等内容,这些访谈与对话先后发表在《哲学动态》2003年第9期(《实用与桥梁——访理查德·舒斯特曼》)、《学术月刊》2007年第8期(《身体美学:研究进展及其问题——美国学者与中国学者的对话与论辩》)、《南国学术》2014年第3期(《身体美学·康德美学·新实用主义——对相关问题的商讨与交流》)、《美与时代》2014年第8期(《艺术界定与身体美学——对理查德·舒斯特曼教授的访谈》)等等。

在学术争鸣方面,专家学者在意见交锋之中迸发思想火花。以《学术月刊》为例,2012年第9期发表的周春宇《走出“身体美学”的误区》一文,认为身体美学存在三个方面的误区:感性的萎缩与理性的失落、身体的圣化与身体的消费、技术的实用与美学的无用;2013年第5期发表的赵玉、张佃波《身体美学:“误区”还是“误解”——与周春宇教授商榷》一文,指出舒斯特曼之所以重视身体,

一方面是对传统美学期长期忽视身体的反拨,另一方面旨在强调身体体验在情感获得过程中的不可或缺。

2014年4月20日,复旦大学中文系文艺学学科举办了“身体美学与当代中国审美文化”工作坊(Workshop of Somaesthetics and China's Contemporary Aesthetic Culture),舒斯特曼作了《美学交互:实用主义、身体美学与当代艺术》(Aesthetics Transactions: Pragmatism, Somaesthetics, and Contemporary Art)的主题发言,来自世界各地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就身体美学与当代中国审美文化展开了广泛深入的学术研讨。

上篇:关于身体的多元视角

以身体为中心,围绕身体与他物之间的关系进行思考,是身体美学译介研究中比较关注的问题之一,比如身体与消费、身体与医学等。针对身体美学将身体本能和身体需要作为审美价值乃至人生价值的出发点,有学者认为“正是因为‘身体美学’营造的是一个没有景深、没有背景的平面化生活世界,它在消费社会日益低俗化的大众文化中极大地推进了身体的消费,从而使得审美彻底沦落为功利性和商业行为”^①。这种观点将身体美学的身体,视为狂欢与陶醉的感官实体,对之持批评态度。也有学者对于身体美学提出的许多身体训练方法,包括整形手术等颇有微词,提出“身体美学作为一种美学,如何避免成为一门医学”^②。对于这种困惑,舒斯特曼认为美与健康是以某种方式相连的,他并不拒绝身体美学的医学维度。

不论是身体与消费,还是身体与医学,抑或是身体与其他,均是关乎身体美学的身体,身体美学的身体意识问题于是得到了凸显。其实,舒斯特曼在提出身体美学之初,就正视了西方美学史上关于身体问题的分歧。

① 周春宇:《走出“身体美学”的误区》,《学术月刊》2012年第9期,第26页。

② [美]理查德·舒斯特曼、曾繁仁等:《身体美学:研究进展及其问题——美国学者与中国学者的对话与论辩》,《学术月刊》2007年第8期,第26页。

一、关于身体的两种对立传统

对身体的态度,在西方美学视域中呈现出楚河汉界的态势:一方是对身体的质疑与鄙视,如柏拉图、奥古斯丁等;另一方是对身体的关注与重视,如尼采、福柯等。当然,还有持中立态度的,如笛卡尔。理查德·舒斯特曼正视了西方哲学、美学的理论资源中对于身体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经过认真的审视和批判性的辨析,旗帜鲜明地选择了对身体关注、重视的立场,在其身体美学中明确提出和强调了身体意识。

先看贬低身体的传统。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指出身体包含土、火、水、气四种元素,“要是它们违反自然而过多或不足;或者从它们所适应的地方迁移到陌生之处;或者由于各种元素自身也是多种多样的,因而摄取了不适当者;以及诸如此类的原因,错乱和疾病就会产生”^①。如果此番对身体的认知尚属客观,那么在《斐多篇》(或译为《斐洞篇》)中柏拉图毫不含糊地表明了自己对身体的贬斥态度:“只要有形体,灵魂受到形体的累赘,我们就不能完全如愿以偿,获得真理。因为形体使我们不断地忙于满足存活的需要,种种疾病向我们袭来阻碍我们探究真实。形体使我们充满各种感情、欲望、恐惧以及各种幻想和愚妄,真正说来教我们不可能进行思考。”^②他不但坚持灵肉二分、扬灵抑肉,而且强调灵魂摆脱肉体,说“灵魂最能思考的时候,是在它摆脱一切干扰,不听、不看、不受痛苦或快乐影响的时候,也就是说,在它不顾肉体,尽可能保持独立,尽量避免一切肉体的接触和往来,专心钻研实在的时候”^③;还鼓吹灵魂要越过身体阻碍来获取真理、到达彼岸,“一个人应当为自己的灵魂打气,在生活中拒绝肉体的快乐和奢华,以为这是身外物,对自己有害无利,而一心追求知识的快乐,不用外在的饰物打扮自己的灵魂,只用它自己固有的东西来装点它,如明智、公正、勇敢、自由、真实之类,等待着离开今生前往另一世界,准备在命运见召时就去”^④。肉体的生存本身阻碍了人们对真理的寻求,因肉体而产生的种种分心,更是占用了人们思想的时间。柏拉图认为身体与思想、智慧和真理的距离遥不可

① [古希腊]柏拉图:《蒂迈欧篇》,谢文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8页。

② [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对话集》,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19页。

③ [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对话集》,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18页。

④ [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对话集》,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83页。

及,能够触及真理的只有灵魂。哲学家的灵魂与肉体分离而孤独自守,身体扮演着被抛弃的角色。要探究任何事物的真相,只有撇开肉体,用灵魂去观看,因为灵魂的最高部分有神的指示。坚持身体与灵魂的二元对立、扬灵魂抑身体,是柏拉图思想的基本理路。

在奥古斯丁的神学观念里,教会和修道院使身体沉默无语,只有身体的沉寂才能换来上帝的拯救。《忏悔录》卷十第三十四章中,奥古斯丁为他的眼睛喜欢美丽的形象和鲜艳的色彩而忏悔,祈祷灵魂不要为眼目之娱所俘虏,而应完全为上帝占有。上帝同柏拉图的理念具有相似的品质:永恒不变,无始无终,不生不灭。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对于柏拉图来说,欲望的身体无法接近作为真理的理念;对奥古斯丁来说,欲望的身体无法通达上帝之城。”^① 身体,在柏拉图和奥古斯丁笔下,遭受了或贬斥或沉寂的境遇,因其与理念、与上帝都是背道而驰的。

在否定和肯定身体的对立传统之间,有一种比较中立的观点。比如近代法国理性派哲学开创者笛卡尔,一般都认为他从心物二元论出发,必然主张理性与感觉、灵魂与肉体二分,并贬低感觉和肉体(身体)。这种说法大体上没错,但是如果细究起来,却并不完全正确。其实,笛卡尔在灵魂与肉体的关系上,持比较中立的态度,与柏拉图大不一样。第一,他非常重视人的身体的健康,认为这是幸福的基础,所以也非常重视医学,他说,一切技术、便利等“最主要的是保护健康。健康当然是人生最重要的一种幸福,是其他一切幸福的基础,因为人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身体器官的气质和状况的。如果可以找到一种办法使每一个人都比现在更聪明、更能干,我认为应当到医学里去找……如果我们充分认识了各种疾病的原因,充分认识了自然界向我们提供的一切药物,我们是以免除无数种身体疾病和精神疾病,甚至可以免除衰老,延年益寿的”^②。这里,他甚至把身体与精神并列,把精神疾病也归结到身体原因上,可以靠医学给予治疗。第二,他并不完全否定和排斥身体感官感受到外物时感觉的真实性,而是确认某些身体感觉是可信的:“可是没有再比这个自然告诉我的更明白、更显著的了,那就是我有一个肉体,当我感觉痛苦的时候,它就不舒服;当我感觉饿或渴

① 汪民安、陈永国:《后身体:文化、权力与生命政治学》,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页。

② [法]笛卡尔:《谈谈方法》,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49—50页。

的时候,它就需要吃或喝,等等。因此我决不怀疑在这上面有没有真实性。”他还承认“我的身体周围还存在着许多别的物体,在这些物体中我应该趋就某一些,躲避另一些……而且在不同的感官知觉之间,有些使我舒服,有些使我不舒服,所以我可以得出一个可靠的结论,即我的身体……是能够从周围的其他物体那里得到不同的安或危的”^①。正如有的学者对笛卡尔对感觉的态度所作的精辟概括:“从认识的角度来说我们不能完全相信感觉,不能凭感觉直接认识外物;但从生存的角度来说,所有的感觉都以某种方式反映了我们身体所处的状态,当我们的身体与外物接触的时候感觉直接告诉我们外物对我们身体的安与危,当我们身体的运行偏离常态的时候感觉会及时地提醒我们,因此所有的感觉都必须认真对待。”^②不难发现,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的实践方面和对医学、健康的重视,似乎与笛卡尔的观点有某种相似之处。

再说肯定身体的思想资源。与柏拉图、奥古斯丁相反,尼采、福柯等人却扬身体抑灵魂。尼采以柏拉图的颠覆者的形象出现,他认为自古以来人类对自己的肉体毫无所知,实际上肉体比灵魂更让人惊诧,他说,“假如‘灵魂’是一种神秘的和吸引人的思想,哲学家们当然有理由同这种思想难解难分。现在,他们学着把它换一换位置,这也许更加有吸引力了,更加神秘莫测。这就是人的肉体,一切有机生成的最遥远和最近的过去将会重新活跃起来,变得有血有肉,仿佛一条无边无际、悄然无声的水流,流遍到全身,再流出来”^③。他强调,以肉体为准绳更有助于认知,有助于超人地活着。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尼采表达了对更高等的身体的向往,“你要创造出一个更高等的身体,一种原初的运动,一个自转的轮子,——你要创造出一个创造者”^④。尼采鼓吹身体为始发点,主张将其作为所有价值的源泉,希望感官肉体的生命强力意志成为新的价值目标。尼采将身体作为哲学的中心,是在为同时代所有的个体代言。

① [法]笛卡尔:《谈谈方法》,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83—86页。

② 李莉:《“不错”的感觉与“无罪”的身体——以柏拉图为参照系重新理解笛卡尔对待感觉的态度》,《学术月刊》2014年第11期,第27—28页。

③ [德]弗里德里希·尼采:《尼采遗稿选》,[德]君特·沃尔法特编,虞龙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101页。

④ [德]弗里德里希·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孙周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6页。

福柯从尼采的身体观出发阐述其权力理论,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尼采的身体的可变性和不稳定性,让福柯发现权力有一个合适的落脚点,发现了权力对身体的改造能力。”^①如谈及十七世纪初理想的士兵形象,福柯认为可以凭借某些符号从远处将士兵辨认出来:“他的肉体是他的力量和勇猛的纹章。尽管他必须一点一点地学习军人职业——通常是在实际战争中学习,但是昂首挺胸的姿态和队列行进式的步伐基本上属于高傲的人体语言。”^②福柯发现古典时代的人对人体有着密切关注,人体是权力的对象和目标。通过权力的操纵、塑造和规训,人体达到服从和配合,乃至变得灵巧和强壮,从而塑造出柔顺而有用的人体。身体,在尼采和福柯笔下,得到了或正视或重视的待遇,因其与个体、与权力都是密不可分的。

在西方思想史上,一直存在着对身体持批判、贬低的路线,这其实是柏拉图主义在不同时代的翻版。舒斯特曼将柏拉图对身体的攻击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身体提供了‘数不清的分心’,‘让我们充满爱、欲求、恐惧和所有种类的幻想,以及大量的胡说八道,其结果是我们真的完全没有机会去思考任何事情’。第二,如果我们最终找到了一个安静的时间来进行思考,身体也会突然‘再次侵犯我们的研究,打断、干扰、分散和阻止我们一瞥真理’。第三,身体扭曲了我们对真实的看法,以至于当我们保持自己不被‘身体的荒唐所污染’的时候,我们才有希望得到真的知识。”^③这三个方面实际上就是指责身体阻碍了理性的思考,阻碍了人们获取真理和真知,柏拉图认为身体妨碍我们接近真实本体和寻求真知真理,而且身体呈现为多元聚合物(如眼睛、耳朵和富于感觉的四肢等),这种多重性使得柏拉图有更多的理由来贬斥身体。舒斯特曼不同意柏拉图竭力贬低身体的观点,他试图对柏拉图的灵肉二分提出挑战,认为身体不仅仅是一种手段或工具,与单独地使用身体相比,人们更多地使用“自我”,身体意识提高后能够改善人们的自我使用;在改善后的自我中,身体已然成为愉悦的关键性经验场所。舒斯特曼认为,尼采、福柯对灵肉二分的颠覆,标志着西方哲学史变革

① 汪民安、陈永国:《后身体:文化、权力与生命政治学》,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0页。

②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153页。

③ [美]理查德·舒斯特曼:《生活即审美:审美经验和生活艺术》,彭锋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3页。

的重要高度。他谈到,对福柯而言身体有四个作用,“其一,身体的磨练,可以用来检验推论思想及其经验的一般模式的界限;其二,肉体的实验,服务于‘认识你自己’的经典哲学追求,也服务于福柯‘质疑(指称的)主体’的特殊目标;其三,身体可以通过新的、任性的、分散的快乐来帮助自我转变;其四,身体可以作为通过严苛的规范与挑剔的控制进行审美的自我塑造的一种中介”^①。由此,舒斯特曼肯定了福柯将身体视为一个驯良和温顺的场所,其上镌刻着社会权力的印记的观点。他又从这些权利关系的存在出发,进一步发现了身体训练的可能性,认为身体的治疗与修复有助于实现自我关怀,其中就包括了“审美的自我塑造”。可以说,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的提出,正是得到了福柯上述理论的启示和支撑。这就不难理解,在肯定还是贬抑身体的两种对立倾向面前,舒斯特曼坚定地站在了肯定与重视身体的一方,他提出身体美学,对身体意识给予高度关注,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二、身体美学的“身体”

关于身体,舒斯特曼用Soma取代Body,并以living、feeling和sentient^②三个词来形容Soma,不同于Body代表的灵肉二分论。舒斯特曼理解的身体意识,既包括心灵对于作为对象的身体的意识,又包含“身体化的意识”,即身体与世界的接触和体验等。身体(Soma)是活生生的、敏锐的和具有感知能力的,能够将其自身同时体验为主体和客体。在此,我们可以看到,舒斯特曼的“身体(Soma)”消解了西方思想史上灵魂与身体二分的强大传统,而在某种程度上使身体具有了身心合一的意蕴。

无涉于理念与上帝,无碍于个体与权力,舒斯特曼倾向于将身体作为一个有机中心,所有事物在此得到聚拢和保存。“身体不仅为人提供了对世界的基本的和时空的视界,而且还为人提供了追求愉悦、权力和生活改善的基本动力,这些

① [美]理查德·舒斯特曼:《哲学实践》,彭锋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38—40页。

② Richard Shusterman, *Body Consciousness: A Philosophy of Mindfulness and Somaesthe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1.

动力成为我们对知识的派生欲求的基础。”^① 身体,在舒斯特曼笔下,获得了相对独立的位置,得到了较为丰富的阐释。一方面,身体为人提供了世界的缩影,不管是世界的基本轮廓还是广袤时空;另一方面,身体为人提供了诸方面的动力,包括愉悦的追求、权力的获取和生活的改善等,特别是把身体看成是对知识的派生的欲求即谋求知识和真理的基础,显然体现了身体中的精神和认知因素。也就是说,在身体这样一个有机中心里,人们不但能够更好地实现与实践的统一,而且实际上也达到了身心合一。应该说,这是对身心二分传统的突破。

基于对身体意识的关注,舒斯特曼在《实用主义美学》一书中提出了建立身体美学学科的设想,建议让身体美学“作为学习或教育的一个分支和作为训练或练习的一种具体形式”^②。在《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一书中,舒斯特曼进行了更详细的阐释:“身体美学可以被暂时定义为一门兼具批判与改良双重性质的学科,它将身体作为感性审美欣赏与创造性自我塑造的核心场所,并研究人的身体体验与身体应用。”^③ 身体美学继承了鲍姆加登创立美学学科时的“感性学”,即通过提高人的感知能力和感官意识来提高审美和欣赏能力,而且舒斯特曼强调“感性学”主要是一种意识问题,人们审美和欣赏的范围并不局限于艺术和美的事情,还包括生活中的实践事务,即身体可以实现人的创造性自我塑造。可见,在舒斯特曼那里,身体美学作为一门新学科的提议,不仅具备结构上的总揽或体系构造,而且具有清晰的实用主义方向。换言之,身体美学既有理论支撑,又不乏实践论证。在身体美学这个学科框架内,有关身体的研究得以广泛联结与整合。

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具有三个基本维度:分析身体美学(analytic somaesthetics)、实用主义身体美学(pragmatic somaesthetics)和实践的身体美学(practical somaesthetics)。分析身体美学,其逻辑是描述性的,将身体感知和实践的基本性质描述为我们对现实的知识 and 构造;实用主义身体美学,预先包含

① [美]理查德·舒斯特曼:《生活即审美——审美经验和生活艺术》,彭锋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6页。

② [美]理查德·舒斯特曼:《实用主义美学》,彭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366页。

③ [美]理查德·舒斯特曼:《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程相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3页。

分析的维度,通过提议身体改善的特殊方法来重塑身体和社会;实践的身体美学,不再停留于理论或文本层面,亦不再是提供身体关怀的实用主义方法文本,而是完全通过针对身体完善而进行身体操练。

舒斯特曼并没有满足于方法论的层面,还提倡积极的身体修炼方法,试图恢复审美的身体维度或者也可以说身体的审美维度。实践的身体美学(practical somaesthetics)是身体美学的一个重要维度,是一个与说无关而与做有关的维度,“这不是动嘴而是动手,即以冥想的、严格训练的和近于苛求的肉体实践指向对身体的自我改善(无论是外观的、经验的还是执行的范畴)”^①。舒斯特曼集中考察了三个在北美地区进行最广泛和最成功实践的经验身体美学:亚历山大技法(Alexander Technique)、生物能疗法(Reichian bioenergetics)和费尔登克拉斯方法(Feldenkrais Method),来说明实践的身体美学为身体的审美改善进行着实际的、躬行的训练。以亚历山大技法为例,该技法源出于澳大利亚一位名为亚历山大的演员。亚历山大有着正常的声带,却发现自己在表演时神秘地持续失声,后来发现表演中的失声问题是因为“头部的向后拉伸”,即在头部和颈部区域假定了习惯性的演说姿态,这个姿态抑制住了呼吸从而束缚了发音。亚历山大发现身体的不良习惯会阻碍人们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认为“仔细的身体意识、分析和控制的系统方法,对于改善自我认识和自我使用是需要的:使用这种方法去辨别、定位、抑制有害的习惯,发现必要的身体姿态或运动(不可或缺的‘凭借手段’),从而产生预期的行为或态度,最后通过‘有意识的控制’去监督和掌握它们的活动表现,最终,直到一个更好的(例如,更有效和可控性的)习惯可以被建立起来,以实现行动的意愿目的”^②。舒斯特曼所倡导的亚历山大技法,就是通过抑制有害的习惯,将必要的身体姿态或运动作为关键的暂定目标,以此来强化身体的自我意识并对身体进行有意识的控制,从而实现对身体的审美改善。这里重要的是,这种身体操练,不是纯粹的外在的感官运动,而是有意识的控制和预定目的的实现,这就是内在精神性活动与外在感官活动在身体上的有机统一。

舒斯特曼重点强调了身体的美学维度:“身体美学致力于对一个人的身

① [美]理查德·舒斯特曼:《生活即审美——审美经验和生活艺术》,彭锋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2页。

② 亚历山大:《人类的最高遗产》,纽约:杜登出版社,1918年,第181—236页。

体——作为感官—审美欣赏 (aisthesis) 和创造性的自我塑造场所——经验和作用进行批判的、改善的研究。因此,它也致力于构成身体关怀或可能改善身体的知识、话语、实践以及身体训练。”^① 身体美学既将身体作为审美欣赏的对象,又将其作为自我塑造的场所,这种身体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为身体正名。身体美学中的审美具有双重功能,“一是强调身体的知觉功能(其具体化的意向性不同于身体/心灵二元论),二是强调其审美的各种运用,既用来使个体自我风格化,又用来欣赏其他自我和事物的审美特性”^②。在身体的知觉功能方面,身体美学不仅包含了感官—审美欣赏的层面,即致力于感性认识的完善,而且将身体作为创造性的自我塑造的场所,以期塑造更完善的自我。身体美学的身心合一之处,在于并未将身体仅仅视为一种工具或手段,而是着眼于通过身体意识的提高来完善人们的自我实践,这种审美的运用实践是多元化的,个体既能于其中形成自己的风格,又能欣赏到其他事物的审美特性。由此可见,身体美学的身体意识,并未止步于身体认知的层面,而是让人们从对身体的外在形态和吸引力的注意,转移到对活的身体经验和身体机能的改善的品质感受,从而创造出更健康的、更灵活开放的、更有理解力的、更有效率、具有审美能力的个人。

在身体美学的学科视野下,舒斯特曼进而开展了身体风格 (Somatic Style) 研究。首先,舒斯特曼纠正了传统意义上只被视为表面方式的风格观,认为风格植根于自我与社会的表达。人的个性可以在身体风格中彰显出来,“身体风格不仅仅是人物性格的外部形象,而是它的必要表现或方面,因为性格不仅是秘密的内部本质,更多的是通过身体行为、举止和态度表现出来的或构成的本质的东西”^③。身体风格并不只是停留在表象的层面,而是包含着内在本质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身体风格兼具形式与内容。

身体风格的获取与展示,可以不经我们的选择。对身体风格的感官感知,包含着多重感官渠道,舒斯特曼列举了声音、笑的方式、嗅觉、味觉和触觉五种感官

① [美]理查德·舒斯特曼:《生活即审美——审美经验和生活艺术》,彭锋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5页。

② [美]理查德·舒斯特曼:《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程相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1页。

③ Richard Shusterman, “Somatic Style,”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69:2, Spring 2011,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Aesthetics*, 148.

方式,但它们还没有穷尽感知身体的所有感觉模式。身体风格的研究,使身体美学的身体意识更加具象化。有生命、有感觉、有智力的身体,从本质上说就是人的符号,既是内在主观的,又是外在形式的。

身体美学的学科构筑,为身体意识的发现和论述提供了视野与保障。舒斯特曼敏锐地借助了风格这一概念,为其注入了新的、更丰富的内涵,对身体风格进行了多方面的阐述论证,强化了身体美学的身体意识。

三、将身体纳入审美文化

身体美学的身体意识的凸显,为参与本次工作坊的专家学者们所共睹。将身体纳入审美文化,在与会专家学者之中引起了普遍共鸣,他们纷纷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切入,探讨将身体纳入审美文化的实践与价值等问题。

浙江大学的潘立勇教授,聚焦当代中国休闲文化与身体美学的话题探讨。首先,他注意到中国传统哲学美学对身体的关注和影响,如“精气神”、“风骨”和“滋味”等范畴,“观听之学”与“身心之学”、“知行合一”与“真知真行”等观念;其次,他留意到审美的人类学关注对于形体美与性选择、人体美的意义,即作为最初的审美启蒙、最基本的审美尺度和最强烈的审美感受等;再次,他留心到身体美的社会结构,即物质的自我(身体)、社会的自我和精神的自我,留心到身体感觉对自我的意义是通过“自我意象”呈现出来的。潘立勇教授发现了当代美学的现实指向是走向休闲、“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落地,发觉了审美与休闲体验的身体机制表现在“高峰体验”、“畅”和“玩物适情”等方面,从而发掘出身心需求及其满足是休闲消费的动因,以及身体感受与幸福指数、生活满意度、身体对于生活品质的意义。应该说,他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用中国传统美学和当代日常生活中的休闲消费等对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作了补充和发挥。

上海交通大学的陈建华教授,关注清末民初女性身体的“可见性”(Visibility)与“公共性”(Publicity)话题。他注意到,在清末民初时期女性解放的思想潮流中,从文学“美人”话语到《百美图》在印刷传媒中的大为流行,不仅成为都市风景的亮丽点缀,而且是打造时尚与推动消费的重要动力。在使女性身体的“公共性”成为救亡图存的议程中,在增进女性身体在社会空间里的“可见性”中,图像生产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陈建华教授在“革命”转向“共和”的

历史背景里,比较“西方美人”与《百美图》中女性身体的呈现,说明从传统到现代的价值与美学的转变。

浙江大学的博士后何心鹏(德国学者),尝试从审美的角度对身体和感官经验进行探讨。他从多个角度对身体的概念进行了分析,比如在海因里希·巴赫的哲学中结构和方式的概念、久松真一的茶的哲学,以及其他关于身体的概念,如德国现当代哲学家赫尔曼·施米茨、伯梅。何心鹏认为审美的角度包括三个维度:结构方式、领域方式和移动方式。根据茶的哲学包含的五个维度,即地点、本性、际遇、时间和物质,何心鹏尝试对身体和感官经验进行归纳和分析。

广岛大学的青木孝夫教授,在与会文章《贝原益轩的身心美学——以其养生思想和快乐美学为中心》(On the Somaesthetic Culture in Japan Focusing on Pleasures and the Care of the Self from Confucian Text in Edo Era by Ekiken KAIBARA)中,通过养生思想与快乐美学的关联,阐释了江户时代的儒学家代表贝原益轩的身心美学。青木孝夫教授认为,贝原益轩是符合近代合理主义的经验论实证主义者,其哲学面向人的生命而展开,站在性善论的立场,对伦理上与人关系中的仁性实践予以重视。贝原益轩继承了孔子和孟子的思想,认为在关注生命的伦理实践和美的实践中伴随着快乐,这种快乐是依附于人生基点的身心的满足。在自己对于自我本身的关系上,贝原益轩认为重要的是实现自我的真正需求。真正的自我需求是源于上天的气息,是一种生命的活力。满足这样的活力,不在于费尽全力去实现性欲、食欲、睡欲或者追求名誉等。这关乎的是,在自己作为主人公的人生中,如何去应对育成和发挥活力,去调整并将其贯穿整个生涯。这样的应对生命课题与活出生命的技法、技术息息相关,简单地说,“术”就是诸如处世之术等面向世界的技艺。“艺术”这个词汇,不仅仅是外在性的作品的创造,也是人格的形成,也就是去形成人生基点。青木孝夫教授针对在西欧的刺激下在日本作为多种意义而受到议论的“生命的技法”、“生存的美学”,在日本的文脉中对继承着儒家及道教传统的贝原益轩进行考察,发掘贝原益轩将养生和快乐作为核心概念,其思想中的“身”和“身心”等概念均与人生及生涯依附点相关联。

南京大学的周宪教授,在提交的参会论文《极端身体的表征与视觉政治》中,阐述人的身体就视觉艺术而言从来就是一个表现的中心。美的身体长期